

孙甘露老师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身份是华东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发表在《收获》杂志,出版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千里江山图》问世后,引起热烈反响,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和荣誉,获得包括今天在座的诸多评论家的重视、关注和肯定。

《千里江山图》写的正是90年前的今天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甘露在全书终篇《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写道:“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和许多读者。读完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我再细细重读后发现,在《千里江山图》整部作品中,从第二页开始,出现过许多信、密信、口信、信使,还有“远方来信”和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小说中的情节,绝大多数都与信、密信、口信有关;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

“三四月间,桃花开时”,我们都是收信人

阙宁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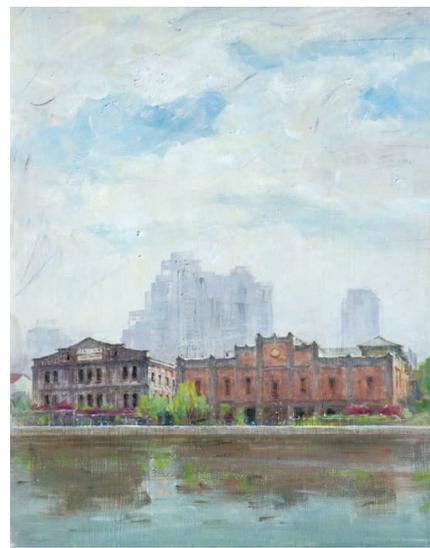
担当着信使的角色或任务。一部《千里江山图》,就是关于信和信使的行动起来、信念之书、生命之书。这些无处不在的信和信使,几乎就是解读“千里江山图”计划最重要的密码和密钥。

我注意到,不少评论家和读者谈到《千里江山图》时,都对腰封前后的三句话印象十分深刻。第一句话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第二句话是“焦灼乱世,躬身入局”,第三句话是“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意味深长的三句话,对《千里江山图》所书写的文学故事和所张扬的生命价值作了精彩点题和高度凝练。从这三句话和整部作品中,我看到的是那么多写信的人、送信的人和期待读信、收信的人,看到的是为了理想、信念、使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写给历史的一封信,也是孙甘露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开时”的春天的一封信,更是由孙甘露和他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一起用行动投送,由今天的我们一起用强烈的精神共鸣来接收和阅读的一封信。因为这封信“写在云上”“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此,我要以一个读者和出版人的身份,向历史、未来、春天的书写者,向让文学魅力与阅读价值不断闪闪发光,为我们带来《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甘露老师加油!我们都是您的读者和收信人。我们愿意并热切期待“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发言)



《苏河纪事 No.1: 粮仓》(综合材料) 彭才年

万般春事在于茶

王丽娜

这个春天来得比平时更热烈些。杏花开过,樱花开过,将这春的风流尽数演示于人们眼前。而当清明疏朗的气息飘来时,春的好处似乎正到浓时。

人们常说“一叶知秋”,如此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叶知春”呢?这个“叶”可以说非茶叶莫属。茶是春事,春在茶中。一片茶叶,煮一壶春霖,茶烟缓缓,刹那芳华,仿佛从中看见春的前世今生。春,是春花春鸟唱春风;春,是茶山茶农谱茶事。一杯在手,公子王侯要品;一杯在手,贩夫走卒要饮。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人间烟火;琴棋书画诗酒茶,茶是阳春白雪。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古今爱茶者甚多,爱春茶之人尤胜于其他,明前茶、雨前茶都备受追捧。春天,是一阳初动、万物生发的季节,经历了一冬的蕴藏,乍暖还寒时候,漫山遍野的春色似都融入了茶树的性灵中。这个时候的茶叶,有着一股清新、朴素的滋味。“细轻者曰花,如杏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

细品春茶,暗吟《茶经》,春日枣花、江潭萍萍、青天流云,那种细微处,似有所动,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春茶,喝的就是那份人生初见的怦然心动。这世间,唯有你,是那抹翠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茫茫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小千世界。小千世界里碧尘滚滚,譬如煮茶时,听着咕噜噜的水响,看着热腾腾的雾缭,不干不扰,不急不躁,心也随着静了下来。而当茶叶在杯中,浮浮沉沉,一旗一枪舒展,自得那份悠闲。

云在青天水在瓶,茶是春风人是仙,春茶喝着喝着,不觉两腋习习清风已相生。

没事翻看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忽然就想起小时候经常玩儿的一种游戏“吹洋画儿”。陈洪绶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他的《水浒叶子》画得实在是精彩,《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他只画了具代表性的不到四十位,却个个英雄气满,衣襟靴尖皆是英雄气。《水浒传》里的人物我其实最不喜欢宋江,只觉他没做过什么可以让别人替他夸口的事。他杀了闫婆惜。周信芳老先生演这出戏最有看头,闫婆惜应该工的是杀旦,杀旦论行当是专门演那种被杀或杀别人的女性,她被宋江一脚踹倒在地,身段是先一腾身跃起,然后一个卧鱼倒在地上,随即便双手拍打地大喊起来,这忽然让人替宋江有些担心,也让下边的观众们知道闫婆惜原是住在二楼,她的妈妈也就是鸨儿在她的楼下。《水浒传》不知看过了多少回,但关于宋江这个人却真是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人记起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像五十回那样的让人听了走不开。

现在好像看不到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洋画儿了,我们叫它洋画儿是因为上边有

画儿,洋画儿的大小有半张扑克牌那么大,一面是画儿,另一面是几句诗,比如上边画着武松,另一面就是几句关于他在景阳岗上打虎的诗。玩的时候你只需把手里的洋画往地上用力一摔,如果把地上别的那张洋画儿一下子摔得翻过来,你就算是赢。除了玩洋画儿,那时候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攒洋画儿,比如把《水浒传》洋画儿里边的人物一百单八将都攒齐,那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必须是玩儿游戏赢到手的才算数,如果你花钱一整套地买回来那就没有一点意思。那时候我还上小学,下了课就总是会找个角落和同学们玩这种洋画儿,甚至到玩儿到最后我也没攒齐那一百单八张。小时候玩儿的洋画儿好像除了《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算是一种对古典名著的普及,总之玩得最多的还是《水浒传》的人物洋画儿这种。

陈洪绶画的《水浒叶子》算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大名品,现在被叫作版画了,其实这东西在明代只是一种赌具,陈洪绶画《水浒叶子》的时候才二十八岁,而他的画后来被刻成木板广行于市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应该是那

一口饭咽不下去。我童年时,家里有两三个腌菜大瓮,看大人买来整棵的雪里蕻菜,先堆黄软化一两天,再用粗盐使劲地揉搓菜秆和菜叶让它出水,随后就放入瓮中压紧,如果菜多,还得派小孩用脚去踩,最后再撒上很多盐,密封瓮口几十天成咸菜。等到我会提篮买菜后,去菜市场的大木桶里买腌制好的咸菜。雪里蕻咸菜颜色有黄绿之分,黄色的老咸菜用来烧洋芋汤、黄鱼汤,青绿色的新咸菜用来炒肉丝、豆腐干、百叶,烧带鱼。我还喜欢用切碎的雪里蕻炒茭白、绿豆芽,做豆瓣酱。成家以后,我去看望婆婆,她会从厨房的阴凉处取出两只倒置的大玻璃瓶,黄绿色雪里蕻碎叶压在卤汁中,那是她自己腌制的简易鬻头咸菜,没有小菜场卖的那么咸,少

量而鲜美。婆婆是地道宁波人,年老后特别注意养生不再吃那么多咸,但要戒掉咸菜癖也没那么容易,就只有自己动手腌制并分享与我。婆婆去世多年后,那阳光下,如获至宝地从婆婆手中接过两瓶减盐咸菜的画面还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春食冬腌菜

孔明珠

过去我还喜欢吃矮脚青菜腌制的咸白菜,色黄,菜帮子肥厚,切碎了用油炒,放很多白糖,一点辣椒,恰到好处的酸味,配泡饭和白粥最佳。现在菜市场里咸白菜绝迹,只有干瘪的酸芥菜,连籽子上长瘤的咸酸弥陀芥菜也找不到了。在咸菜摊询问几句,异乡籍摊主与我像隔了一个世纪似的无法沟通。

乌镇小金在菜市场里健步如飞,我俩从一个个摊位的咸菜鬻里捞一撮雪里蕻尝味,站在老奶奶的摊位前,就是

黄山日出历来以壮观和绚丽多姿著称,因而到黄山看日出成为很多人的心愿。但天气的原因,许多人难以如愿,有的人甚至苦等数日,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抱憾而归。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在黄山看日出充满了期待。

冬日凌晨时分,山间寒风凛冽,山路若隐若现。借助头灯,我艰难地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望着闪烁的星星,心里充满了观赏日出的渴望和兴奋。满天繁星告诉我:这是观赏日出难得的好天气!

每年元旦小长假,到黄山的游客纷至沓来,宾馆、旅店住满了人,山上稍微平整的地上,也住着众多的背包客。我和同伴早在一个多月前就预订了宾馆的客房,进来之后才知道,小小的房间里,放着四张高低床;这还不算,临入睡前,竟然又加了一张床,不大的房间居然挤了九位游客。也正是游客太多的缘故,尽管我们知道黄山的主峰之一光明顶是观赏日出的绝佳地点,但为了避免拥挤,还是把欣赏日出的地点选择在鳌鱼峰。

鳌鱼峰是位于玉屏至北海途中的一座山峰,海拔一千七百多米,因其形状似传说中的“鳌鱼”而得名。站在鳌鱼峰顶部,放眼东、西天边,视线极佳,前一天观赏日落便选择在此。

渐渐地,东方露出点点光亮,接着出现一丝绯红,随着初升的霞光绯红变成橘黄。借着微弱的光亮,我突然发现,由于冬日日出位于东南方向而非正东方向,前一天东南方向美丽的莲花峰,已成为此次观赏日出无法逾越的障碍。

此时,光明顶早已人山人海,有的摄影爱好者甚至到二三点钟起床去占领好的位置。此时赶过去,怕是连立足之地也难寻觅。更要命的是,光明顶距离鳌鱼峰约有一公里山路,此时过去,能否在日出前赶到?

经过权衡,我最终还是选择去光明顶。赶到光明顶时才发现,每一个小山头都挤满了人,甚至有人爬到了树上。此时,天色已渐渐明亮,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我尝试着往稍高的地方挪动,但根本就没有通畅的视线。

沮丧之余,我发现正在翻修的黄山气象观测站大门虚掩着,于是冒失地进去并爬上三楼。令我欣喜若狂的是,从

三楼通向黄山气象观测点的门竟然敞开着!

这是整个黄山最佳观赏日出之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下部似树根状,上部平整、呈长方形的一块碑,上书三个红色隶书大字“光明顶”。原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光明顶!

我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走到这块并不是很大的山顶,原以为气象站的工作人员会拒绝我走到他们的工作场所,不料工作人员非常友善,不但打开围栏,还让我们走到前沿拍照。

此时,正赶上欣赏日出的最佳时刻。黄山云海是黄山第一奇观。云海把黄山峰林装扮得犹如仙境。由于气温比往年偏高,水汽蒸腾的缘故,虽然不是雨雪过后,此时的云海依然壮观。

日出时分,初升的霞光将云海映得五彩斑斓,天上闪烁着耀眼的金辉,群山披上斑斓的锦衣,璀璨夺目,瞬息万变,美不胜收。回望身后,但见默默耸立的奇峰露出深黛色的山尖,云海波起涛涌,似万马奔腾,又似万川奔流……

渐渐地,太阳摆脱地平线的束缚,迸发出一缕炫目的光芒,继而露出了绚丽的身影。此刻,左侧的石壁顿时变成红色。气象观测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遇上类似的好天气,日出时分崖壁色彩变幻无穷,瑰丽多姿,那可是许多摄影师苦等数日也难以捕捉的美景。

如果说,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震撼,那么,此时眼前的西海峡谷,给我的感觉则是深深的陶醉。绝佳的观赏地点,难得一见的彩色云海,让我一口气拍下几十张记录日出过程的照片。

回想观赏日出过程中,从期待到憧憬,从憧憬到沮丧,再从沮丧到意外的惊喜,大起大落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中间稍有犹豫就可能放弃,也就没有最后的幸福了。

想来人生也是如此吧。坚持与放弃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选择放弃,或许就会留下功亏一篑的缺憾;选择坚持,或许就会获得行满功圆的完美。

心存希望,心向往之;不随以怠,不轻言弃;努力追寻,坚持不懈,才会有永驻心中的日出与光明。



叶子要比我们小时候玩儿的那种洋画儿要大得多。我在故宫的一次展览上看到过这种木板印的陈氏的《水浒叶子》,大小一如小三十二开的书本一样,但要窄出许多。记着当时看到了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中“母大虫顾大嫂”和“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张,当时就为“一丈青扈三娘”在心

里鸣起不平来,怎么“扈三娘”才值四百子,而“母大虫顾大嫂”却值五十万贯,这相差也实在太大了吧。陈洪绶是绍兴诸暨人,那次兴灾夜地去诸暨,天上落着大雨,原以为可以看到一两张陈的原作,想不到却连一张也没看到,而绍兴酒却是川流不息地喝了

它了,和我婆婆做的一样,黄绿相间,淡淡的咸菜鲜,称三斤。小金远处叫道,快来,榨菜芯找到了,只此一家!什么叫榨菜芯呀,一看,灰黄色干乎乎的陈腌菜,根部有大瘤,捏上去韧刁刁。来不及解释,小金扒一大堆装袋,付了钱塞给我,看我疑惑,他打开手机指图片,喏,我爸切碎油炒,放白糖和小米椒,很好吃很好吃!

冬天已经过去了,那些寒冷的静默的难熬的日子我们已与它告别。小雪之后,百姓们亲手做的冬腌菜,经过时间的淬炼,温度的激发,暗暗发酵,氨基酸、谷氨酸催化出蔬菜最朴素的本真善良,味道融合。那抱着希望储存的幸福终将迎来揭晓。春天到,咸菜开鬻啦。

十日谈

人间有味 责编:殷健灵

明起请看 一组《书与人》, 责编郭影。